

明張文忠公全集

明張文忠公全集三

文集九

辛未進士題名記

隆慶辛未禮部大比貢士中式者四百人於廷皇帝臨軒親策問以隆禮敦讓化民成俗之道賜張元忭等及第出身有差已所司循故事請立石太學題名有詔令臣爲之記初臣典試南宮諸士實繇臣以進故上使臣記其事臣旣閱其甲第姓名乃竊歎曰夫諸士之託名於貞石也將以蘄不朽也聞古之所稱不朽者三而言居其一然自書契以來士之殫精神於毫素期以爲後世名者眾矣今世所稱名家大方可指數者無幾耳乃默識躬蹈之士倜儻非常之人雖不蘄以

言傳而隻辭片語往往見稱於人或勒諸金石守爲著蔡無
敢忽焉何哉天下之物必有其實而後乃發之於華芳林墮
藥採擷遺英色非不鮮彩非不炫也乃不終朝而萎翳者無
本故也故德與功本也言華也道德有諸中於是以宣其蘊
蓄則爲有德之言而德非言之所能盡也功績底於成於是
以述其梗概則爲後從之言而功非言之所能盡也惟不得
已而發之於言而言又不足盡其蘊斯其爲言也聽之而有
味愛之而必傳蓋古之所爲者以此向也臣固聞諸士之言
矣今旣因其言以策名於朝又勒名於石則諸士之所蘄於
後世者亦徒以其言而已乎其猶未也夫德與功與言者析

之則三撮之則一德與功待言而言不出於德功者未能傳也今諸士抑首受書幸一旦離蔬釋屨而登天子之廷其德與功且未見其端倪也而獨以其言斬名於後世庸詎能乎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詞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夫修詞在立誠以存忠信則其爲言也孰尙焉諸士其亦務所以進德居業者以自樹其本而後修詞以立其誠由是令名載而行之雖與天壤俱敝可也不然則昔之植碑沈石者慮陵谷之有變遷而其名不可磨也今陵谷未改而其言已漸盡矣莓苔并沒燕山之石可勝用乎然其德政至今猶在人曰者則非徒恃以言耳故臣以爲不朽之圖在此不在彼

也是科也貢於南宮者三百一十人前科附廷對者一人
合四百人

懋修謹按故事會試主考者卽記題名辛未當先父而是
科張陽和鄧定宇二公屢爲請索先父以機務未暇遂延
至五科俱未鐫記張鄧二公每以爲言適先父作記已成
而二公又以差去不及催請此記遂久畱書記所而先父
告終二公俱不在京師矣其後癸未禮科以五科無題名
記缺典爲請上命自內閣以下詞臣撰補之而五科缺典
始完懋修亦不知先父親筆書記乃在記室所也遺笥之
手澤空存公庭之貞石未勒梓此以存凡以完詞林之逋

乃辛未諸公咸未之見也

京師重建貢院記

今天子踐祚之三禩新修貢院成其地因故趾拓旁近地益之徑廣百六十丈外爲崇墉施棘徼道前入左右中各樹坊名左曰虞門右曰周俊中曰天下文明坊內重門二左右各有廳以備譏察次右曰龍門踰龍門直甬道爲明遠樓四隅各有樓相望以爲瞭望東西號舍七十區區七十間易舊制板屋以瓦壁可以避風雨防火燭北中爲至公堂堂七楹其東爲監試廳又東爲彌封受卷供給三所其西爲對讀膳錄二所簾以外殖殖如也翼翼如也後爲聚奎堂七楹旁舍各

三楹主試之所居也又後爲燕喜堂三楹東西室凡十六楹
諸胥吏工匠居之其後爲會經堂堂東西經房相屬凡二十
有三楹同考者居之簾以內渠渠耿耿如此其他庖湏庫舍
所在而有明隩向背咸中程度其規制名額雖仍舊貫而閎
麗爽塏邃密縈隩視舊制不啻三倍工始於萬厯二年三月
以明年九月告竣計庸三十六萬有奇費以五萬金旣告成
事於上於是司空郭公率其屬請予爲文以記之按京師貢
院始於永樂乙未是時考卜未定文皇帝以巡狩御行幄席
事草創其所舉士秋試不過數十人春試率百餘人故試院
規制雖頗湫隘亦僅能容及燕鼎旣定人文漸開兩畿諸省

解額歲增士就試南宮至四千有奇而貢院偏隘如故又雜居民舍間余爲諸生就試南宮及官詞林典試文武士數遊其中恒苦之自嘉靖間建議者咸請改剏西北隙地或言東方人文所會宜因其趾而充拓之以從新然旋議旋輟未有必然之畫也今天子始俞有司之請一旦煥然易敝陋而爲閎麗士之挾策而來者不啻若登龍門探月窟矣嗟乎振敝維新固自有時舉二百餘年之陋制一旦建爲堂構巨觀非振奮烏能有成哉嘗謂創始之事似難而實易振蠱之道似易而實難室已圯而鼎新之易也鳩材庀工而已惟夫將圯而未圯其外窿然丹青赭堊未易其舊而中則蠹矣匠石顧

而欲振之聞者必以爲多事而弗之信其勢不至於大壞極
敝不已也明興二百餘年至嘉隆之季天下之勢有類於此
者多矣紀綱法度且將陵夷而莫之救有識者憂之今天子
茂齡撫運嘉興海內更始於是舉二百餘年之將墜而未仆
者一切振而舉之然眾庶之見溺於故常令下一年而民疑
二年而民謗不曰上之所以興廢起墜者皆申飭舊章也而
曰創行新政也浮言四起聽者滋惑賴主上明聖不少搖惑
蓋五年於茲而後仆者起暗者睹於是海內始知相與歌誦
上德翊戴明主而不知始之振之如是其難也夫論治者怠
則張而相之廢則掃而更之夫惟能張之而毋怠則自不至

於廢而可更故虞廷當治定功成禮樂明備之時而其君臣
賡歌以相儆惓惓以率事省成爲言怠荒無虞爲戒蓋恆恐
其怠而思以張之也嗚呼繼自今上之取士與士之待用者
其亦遠覽虞廷率事儆戒之意感明主振興才儁之心皆務
爲恪恭匪懈爲國家建久安長治之策其無驚爲偷安苟祿
以隳上之事哉

司禮監太監馮公預作壽藏記

馮公壽藏在京城西南可二十餘里實黑山之壤聚爲太監
剛公墓剛在永樂時隨成祖靖難有功公素慕其爲人故卽
其地旁而卜兆焉左瞻城闕崔巍右瞰香山碧雲廣途前舒

層巒背擁氣佳哉鬱鬱蔥蔥信靈境也前爲大門馳道屬之
門內左爲僧寺以奉香火右爲護藏之宅寺宅後爲石樓各
一中爲祠堂堂後爲壽藏地繚以周垣樹之松柏左右又各
爲塋兆一左則公之名下太監王君喜輩之藏右則公弟都
督君佑之藏其制務爲朴素堅固不事華飾其工費則以三
朝賜金爲之董工者卽其弟都督君與王君喜也工始于萬
厯改元之九月至二年九月而告成事役旣竣公蘄余文記
其事用垂不朽余惟霄壤間萬物皆有盡惟令名爲不朽今
京西之原珥貂貴寵高塚連雲者何限無論後代卽今人所
與知者幾何昔巷伯興詠于畝邱史游殫精于籀書呂疆清

貞承業忠鯁皆並耀四星流芳于古今求其所爲葬地尙有
存者乎固知不朽之圖在此而不在彼也公昔以勤誠敏練
早受知于肅祖常呼爲大寫字而不名無何卽超拜司禮筦
內政嘉靖丙寅迎立穆宗皇帝以功廕其弟姪數輩穆宗不
豫召輔臣至御榻前受顧命公宣遺詔音旨悲愴今上踐祚
奉先帝遺命以公掌司禮監事適余得上召見於平臺付以
國政宮中府中事無大小悉諮於余而後行未嘗內出一旨
外干一事調和兩宮贊成聖孝侍上左右服勤備至凡宸居
早暮出入飲膳皆有常度摯御供事皆選端慎者以充上日
御講幄無間寒暑公惓惓勸學侍立終日日無惰容凡宮中

冗費悉從減省務在節財愛民如大庖減供御惜薪司裁去
柴炭御馬監省芻豆數皆公所奏施行余每對便殿從容語
及國家事有關於君德治道者公必導上曰先生忠臣先帝
簡託以輔上者所言宜審聽之宮壺之內尤極嚴肅有干紀
者悉置之理雖所厚亦不少貸故上以沖齡踐祚中外甯謐
宮府清宴蓋公之力爲多語曰人貌榮名豈有旣乎今以公
建立視古巷伯之倫何讓焉誠由此永肩一心始終弗替雖
與霄壤俱存可也又奚族於壽藏而後永乎然窀穸之事人
所諱言也而公乃預爲之達也營以賜金用彰君賜忠也制
用質朴不爲厚藏智也愛其身施及其弟葬其屬仁也此皆

卽事可紀者因略述公之行誼與其作藏日月勒之於石俾後來者觀焉公諱保常山之深州人

懋修謹按先父之與馮司禮處也亦官府相關不得不然謝世之後言者用爲罪端今觀其與預藏文惓惓勉以令名固非阿私賄結者曾記萬厯丙子年司禮之姪都督馮邦甯者以貴倨使酒淩市人適遇先父長班隸人姚曠者勸之邦甯手摳姚曠曠卽摔碎其衣帶同赴朝房稟先父先父卽致一帖與司禮云其姪之使酒失儀宜戒飭馮卽杖其姪四十奏革職待罪一年方得與朝列按此一事卽士大夫之賢者猶不能無護短之意作於言色而馮君信

先父之深竟割愛處斷可見先父當主少之時於左右侍
近其調處之術可謂深矣不然以先父之嚴毅使左右不
服其調處亦將奈之何哉苦心國事者自當有推諒其衷
者矣余言雖嫌由父子之私衷似乎違眾非之極詆然已
幽沈之善安忍避私畏違而掩之乎

遊衡嶽記

山海經衡山在中山之經而不列爲嶽豈禹初奠山川望秩
猶未逮與舜典南巡狩至于南岳今瀟湘蒼梧故多舜跡殆
治定功成乃修禋祀與張子曰余登衡嶽蓋得天下之大觀
焉十月甲午從山麓抵岳廟三十里石徑委蛇盤曲夾以虬

松老桂含煙裊露鬱鬱蔥蔥已不類人世矣余與應城義河
李子先至禮神畢坐開雲堂湘潭會沙王子漢陽甌山張子
乃從他間道亦至同宿是夜恍然若有導余升寥廓之宇者
躡虹梯憑剛飊黃金白玉幻出宮闕芝草琅玕璨然盈把殆
心有所憶觸境生念云爾乙未晨從廟側右轉而上仄徑縹
緲石磴垂接懸崖巨壑不敢旁瞬十步九折氣填胸臆蓋攀
雲捫天若斯之難也午乃至半山亭亭去嶽廟十五里五峯
背擁雲海盪漾亦勝境也飯僧舍少憩復十五里乃至祝融
初行山間望芙蓉煙霞石廩天柱諸峰皆摩霄插雲森如列
戟爭奇競秀莫肯相下而祝融乃藏諸峰間才露頂如髻及

登峰首則諸峰顧在屐底若揖若退若頰若拱瀟湘蒸江一
縷環帶因憶李白五峰晴雪飛花洞庭之句蓋實景也旁睨
蒼梧九疑俯瞰江漢絃埏六合舉眦皆盡下視連巒別巘悉
如培塿蟻垤不足復入目中矣同遊者五人咸勒石紀名焉
暮宿觀音巖巖去峰頂可一里許夜視天垣諸宿大者或如
杯盂不類平時所見也晨登上封觀海日初出金光爍爍若
丹鼎之方開少焉紅輪湧於海底火珠躍于洪鑪旋磨旋瑩
蒼茫雲海之間徘徊一刻許乃掣浮埃而上噫吁嘻奇哉偉
與山僧謂此日澄霽實數月以來所無往有好事者候至旬
月竟不得見去而余輩以杪秋山清氣肅乃得快觀蓋亦有